

傅雷 谈音乐

(珍藏本)

FU LEI'S TALK ON MUSIC

湖南文艺出版社



傅雷谈音乐

傅雷 著 傅敏 编

（珍藏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傅雷谈音乐

傅 雷 著

责任编辑：袁世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233,000 印数：1—6,000

ISBN 7-5404-2785-X

I·1940 定价：23.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傅雷在江苏路宅第小院(一九六一年)

傅雷在法国
(一九三〇年)



朱梅馥在看傅雷给梅纽因打法文信(一九六一年)

傅雷在洛阳(一九三六年冬)



傅雷和傅聪在商讨音乐
(一九五六年·上海寓所)

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九六五年)





傅雷和傅聰
(一九五六年)



傅聰和梅紐因在研究莫扎特小提琴奏鳴曲(一九六三年一月)

青
非
活
少
年
时
代

經十八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第一次大戰為止，差不多一千年來，波蘭民族是在亡國的時期中過日子。一七七二年，波蘭被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大強國第一次瓜分。一七九三年，又受到第二次瓜分。一八七〇年，拿破崙把波蘭恢復一分筆沙以圖。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失敗，波蘭又被分做三部分，最大的一部分受俄國沙皇統治，這在附屬地。普魯士佔中間部分，波蘭國家滅亡。

一八一〇年，貝多蒙正在回憶第十信書的重要和告別彌拿大；他已經養活了第六女維吉尼亞·瑪博彌拿大，克羅萊·小拉斐爾彌拿大。一八一〇年，舒伯臘十三歲；舒曼這差十個月後有出世；古斯列·華克爾，都快要到世間上來了。一八一〇年，歌德這活著；拜倫才發表了他早期的詩歌；雪萊剛在幼年；巴札克·西果·米塞達士，剛坐在小學教課的兒子上會考。而就在這一八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在華沙街的陽棚下，一個叫做塞拉菲諾·拉，為方便起見，我們以下簡稱為代拉——的村子裏，腓特烈·萊非誕生了。

一八八六年出版的《一部荷邦誌記》，有一段描寫代拉溫文字，說道二溪的鄉村，七姓都
 為不毛之土。小兒臥樹枝，隨枕第一所夢，該處宮堡上穀倉和馬房，圍成一個四方的大院子；院
 子中央有數口井，井畔外種上繞著紅布，控著水桶引上兒來打水。七姓兩旁種有白楊，沿
 著白楊是一排茅屋。院邊是一片麥田，在太陽底下結撒風狀狀一條，金黃色田波來。再遠

音樂筆記

關於莫扎爾德

法國音樂評論家 (女) Helène Jourdan-Nothange ..

That's why it is so difficult to interpret Mozart's music, which is extraordinarily simple in its melodic purity. This simplicity is beyond our reach, as the simplicity of La Fontaine's Fables is beyon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要得到這種自出的境地，必須把我們的感覺 (sensations) 澄清到 immaterial 的難度，這是極不容易的，因為他強做出來的機素一望而知，正如臨畫之於原作。表現快樂的時候，演奏家往往過於「作態」以致歪曲了莫扎爾德的風格。例如斷音 (staccato) 不一定都著於表聲，有時可能表示遲疑，有時可能表示遺憾；但小提琴家有見有斷音標記的首符 (用弓末表現，斷音的 nuances 格外凸出) 就把樂曲表現為快樂 (gay)。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鋼琴家則出以機械的 running，而且速度如飛，把 arabesque 中所有的 grace 或 joy 完全忘卻。 (一九五六年法國「歐羅巴」雜誌莫扎爾德專輯)

關於表達莫扎爾德的當代藝術家

舉世公認指揮莫扎爾德最好的是 Bruno Walter。其次才是 Thomas Beecham 及 Fricsky 也頗為好評。——Kaija & Viennese Classicism 出名 Schuchman 及 Romantic and out 出名。

諧、俏皮、譏諷等。你倒也很能體會；所以能把握其核心而表達得恰如其分。還有一個原因，凡作品整體都是好的，在你不確掌握，其中有激烈的波動又有蒼茫惆悵的那種作品，如前所因為其你氣味相投，故成績也較有把握。但若既有激情又有隱忍恬淡，如貝多芬晚年之作，你即不免抓握不準。你目前的發展階段，已達到了理性控制力相當強，手指神經很馴服，能從頭腦的指揮故一朝悟出，則鍵所在的作品精神，領會到某個作家的，該是何種境界，何種情調時，即不難在短時期內改變面目，而技巧也跟着適應要求，像你前邊「有些東西一下子顯而易見了」。舊習未除，如非短期訓練，你也不易析得很徹底。悟是回事，養成新習慣來體現你的「悟」是另一回事。以色列·伊斯坦布爾——雅典的演出能是緩到明年六月例是大好事，你在訪美以前，可把新收穫加以「鞏固」。

最後你提到你與我氣質相同，確是非常中肯。你我秉性都太過敏，容易緊張。而且凡是熱情的人多字流於執着，有加傾向。你的觀察与分析一點不錯。我也常說應該學周伯，那種瀟灑超脫，隨意遊戲的藝術風格，沖淡下太多的主觀與肯定，所謂「Don't insist」。與你獨往是一事，你否做則是另一事。有時個性竟是被強迫應付，什麼都扭它不過。幸而你還年輕，不像我業已定型，也許隨着閱歷與修養，加上你在音樂中的薰陶，早晚能獲致一個既有熱情又冷靜，能入能出的境界。總之，今年你請教太，後所有的進步是我與傑老師久已期待的，我早料到並不需要到二十左右才悟到某些淡泊樣

to both of you (later on.) Another essential thing during the "frampilles" is, in my opinion, to prepare oneself to face it to know the reality,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nice personal created in an innocent youth's imagination. Life is not only full of unexpected, bitter things, but also containing so much daily "ennuis"; perhaps more unbearable because this kind of spleen (or boredom) seems so mean, so pitiful, often without cause, that one feels unable to defend oneself. Only with thorough comprehension, enlightened tolerance, constant concessions, everlasting genuine friendship on both sides, having a common view on life, a common noble ideal & conviction, a couple could safely pass through every kind of storms, big or small, on the journey, and live in perfect and harmonious companionship. I suppose you will not be annoyed by being treated as my "protégée", you understand certainly that we regard you already as one of ours and wish you as happy as possible, at present as well as in future. Write me as often as you like, tell us frankly if you should have any trouble with Ts'ing, we will not scold you or Ts'ing; on the contrary,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explain the eventual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you. It is really nice of you to suggest to report this in the future. The whereabout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s'ing. As most artists, he is too careless about the material life, and is so "stupid" that he never answers your quest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his lodging, his nourishments, etc. He did not even tell us in how many & which countries he had

given concerts. All this seems to him too trivial to mention, but you as a girl certainly have the nobly feeling to understand how eagerly the papa & the mamma like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ir beloved son. We are informed that he had been in Santander, San Luis, Turin, Cannes, Paris, Pauville, Brussels & Geneva, that's all. Maybe you counted us much more.

What kind of illness keeps you several weeks in a clinic. Is there any indiscretion to put the question? Is it serious? Anyway we heartily wish you recover as early as possible, & will be healthier than ever!

May I ask what books you are reading? I will be glad to discuss with you in case you have any observations to make on books or on life in general. Do you read French as well as English or German? If so, there are some French novels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o you.

Please write the address on the envelope with printed letters or as neatly as possible, this time your letter wandered in Shanghai 3 days before it reached us. Chinese names of street put in English make often troubles very difficult not to mix up. And I am not sure whether I read your clinic's name rightly.

My wife & I, we send you our best wishes for your quite recovery and have most sincere affections.

Charles.

P.S. I had answered your father's letter on Sept. 2, sent to Bristol

傅雷致傅聪英文函墨迹

目 录

1	傅雷的音乐艺术观（代序）	刘靖之
---	--------------	-----

音乐述评

24	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60	萧邦的少年时代
69	萧邦的壮年时代
79	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86	音乐之史的发展
98	中国音乐与戏剧的前途
107	关于音乐界
114	与周扬谈“音乐问题”提纲

音乐赏析

120	傅聪演奏《玛祖卡》的乐曲说明
125	莫扎特作品音乐会的乐曲说明
130	傅聪钢琴独奏会的乐曲说明

音乐书简

- 136 致夏衍
139 致杰维茨基
144 致梅纽因

与傅聪谈音乐

- 148 傅聪的成长
155 与傅聪谈音乐
166 与傅聪谈音乐信函
264 音乐笔记
315 编者附记 傅 敏

傅雷的音乐艺术观

(代序)

刘靖之

引言

谈论《傅雷家书》的文章很多，但涉及《家书》里的有关音乐部分的则还未见到，因此我想在这篇文章里谈谈傅雷对音乐的一些看法。

傅雷是学艺术史出身的，他在巴黎修读的亦是欧洲艺术史，他对音乐的热情完全是个人的嗜好，在音乐方面的修养亦完全是自修的，而且是以欧洲艺术为基础来欣赏欧洲音乐的，偶而渗入一些中国文人雅士的审美角度，因此有些评论和观点相当“人文”化——混欧洲艺术和音乐以及中国诗词于一炉，形成一种中、欧综合的音乐艺术观。

艺术家的感性与理性

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想

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巴赫、贝多芬、萧邦等等第一，爱人第二。”并劝儿子道：“弹琴不能徒恃 sensation（感觉），sensitivity（感受，敏感）。那些心理作用太容易变。从这两方面得来的，必要经过理性的整理、归纳，才能深深的化入自己的心灵，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他还教导傅聪：“倘使练琴时能多抑制情感，多着重于技巧，多用理智，我相信一定可以减少疲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傅雷所说的理性与感性，是艺术创作、演奏（表达）和欣赏的重要法则。所有感人肺腑的文艺包括音乐作品都有各种适合人类不同层次、不同强度、不同境界的形式，经过作者（作曲者、画家）的不同表达手法，将炽热的情感、悲伤、宁静、幽默、欢乐等所谓“感性”注入“理性”的体裁，从而感染听众、观众、读者。否则，无论作者的感情有多强烈，亦无法令人产生共鸣。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巴赫、韩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萧邦、柏辽兹、勃拉姆斯、玛勒、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都是充满感性而又能通过理性的手段把情感（宗教的、爱情的、人类的、出世的）以最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感情丰富的，理性（逻辑性）特强的创作者，如巴赫的对位如建筑、贝多芬的结构严谨、莫扎特的用料经济、柏辽兹的配器辉煌、德彪西的和声五光十色等等，无一不是艺术科学家。

缺乏理性的音乐家，无法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感性，两者互为因果，但绝非此消彼长。正由于这种原因，再高天分的音乐家亦得经过严格的培养和训练，否则天分便无法尽量发挥出来。除了少数例外，受的训练越严格，表达能力越强，感染力

亦就越大。

有不少演奏家演奏时身体动作和手的动作太多，傅雷认为不仅浪费精力，还影响演奏者的“technic（技巧）和 speed（速度）和 tone（音质）的深度”（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傅雷还说，一边弹一边唱亦会影响速度，是个坏习惯。表面看来，身体动作多，边弹奏边哼唱是感性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技巧上力不从心的一种潜意识的表现，因为假如演奏者的弹奏能心满意足地通过乐器来抒发他的乐思，他便不会借助于身体和哼唱。而且身体的摆动并不能使弹奏更传神。

傅雷常常要儿子练琴时能偶而停下来想想，“想曲子的 picture（意境，境界），追问自己究竟要求的是怎样一个境界，这是使你明白 What you want（你所要的是什么），而且先在脑子里推敲曲子的结构、章法、起伏、高潮、低潮等等”（同信）。这亦是一种理性的训练，目的要傅聪如何更好地发挥他的音乐天分和表达能力。作为艺术史学者，傅雷的音乐修养的确令人欣赏，也许父爱使然吧——傅雷的教导，适合所有演奏家。

平衡、对比、统一

傅雷欣赏钢琴弹奏，已达相当高的境界，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的信里，他说：“大家听过好几遍 Thibault - Cortot 的唱片，都觉得没有什么可学的；现在才知道那是我们的程度不够，体会不出那种深湛、含蓄、内在的美。而回忆之下，你的 piano part（钢琴演奏部分）也弹得大大的过于 romantic 浪漫底克。T—C 的演奏还有一妙，是两样乐器很平衡。苏联的是 violin 压倒 piano，不但 volume（音量）如此，连 music 也是被小

提琴独占了。我从这一回听的感觉来说，似乎奥艾斯脱拉赫的 tone（声音，音质）太粗豪，不宜于拉十分细腻的曲子。”

傅雷评论的是苏联奥艾斯脱拉赫小提琴家与苏联的钢琴家奥勃林的 Franck Sonata 录音与 Thibault（亦是小提琴家）和 Cortot（钢琴家）的同一首曲子的录音，他喜爱的是后者。从这一段描述，我们知道傅雷听音乐是根据艺术大原则来品尝其水准的：平衡、细腻、适可而止，尤其注意平衡——对比统一的艺术法则。我们还知道傅雷是以理性的态度来欣赏音乐的，避免冲动和过火，因此再三提醒傅聪，就算是浪漫乐派的作品，亦不要“过于 romantic”。失去平衡的浪漫，并不是好的 romantic style。

傅聪的弹奏相当浪漫，包括他的莫扎特和斯卡拉蒂。我个人感觉到他在处理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时，虽然尽量做到理性的控制，但总免不了表露出他那种洋溢着浪漫气息的风格——性格使然也。

傅雷常常不自觉的以欧洲音乐的标准和原则来看中国音乐，这是喜欢欧洲音乐的中国人常犯的毛病，如他说：“汉魏之时有《相和歌》，明明是 duet（二重唱）的雏形，倘能照此路演进，必然早有 polyphonic（复调的）的音乐。不料《相和歌》辞不久即失传，故非但无 polyphony（复调音乐），连 harmony（和声）也产生不出。真是太可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言下之意如《相和歌》辞能继续流传至今，中国也会有像欧洲的交响乐、室内乐、协奏曲等等。我想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欧美的进步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心态，犹如单恋，但音乐文化怎能如此简单？尤其中国有着如此悠久的音乐历史和传统。

就算中国音乐有双旋律或多旋律，它们可能是轮唱或领唱